

2018年8月，我到母親的老家，那是她心心念念的地方。聽說，很多年前大舅就把那裡賣掉了。後來屋舍拆除盡淨，果樹也消失，那裡已經不是從前聽到阿姨們嘰嘰喳喳聊天時聊到的「新化阿嬤兜」。當時我想，趁著大樓還沒蓋、趁著媽媽還在，就去一趟吧——透過身體的移動，我想成為橋樑，聯結媽媽和她想去的地方。

從前屋舍所在之處，已經草比人高；我幻想走進阿嬤家，穿梭於廳房、屋裡屋外、花草果樹之間。土堆蔓草之下，不再是唏噓，而是另一種鮮活的景緻。我一隻手撥開路徑、探尋，另一手拿著攝影機，見證足跡……

阿嬤家的殘骸。從台南帶回台北，放進媽媽手中。願它曾經參與的場景，包含媽媽年輕時活蹦亂跳的身影，可以從掌心的皮膚滲透，澆灌她的腦組織。

家玲（2023）